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32

112 JAN 1952

T/1278/4822

32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三

治國乎天下之要

崇教化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慝旌表厥宅里彰其輝耀

樹之風聲旌表訓典殊放并福得克其來

蔡沈曰旌善別惡成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

善人之善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

而旌其為不善者以勸立為節者風聲使顯於當

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三

阿波國文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善也慝惡也表厥宅里彰善癉病也惡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蔡沈曰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

後身卷之三
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
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卽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
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慝也

呂祖謙曰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
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惟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
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其欲絕之而
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
旌別之本心也

陳櫟曰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確

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東郊之政以保爲
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
同歸于善者以保爲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爲善
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爲惡者畏慕見其惡
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
如此卒化浮薄爲忠厚宜哉

臣按人君爲治在乎明好惡之所在使民知所
以嚮方趨於善而不流於惡則俗尚正而治化
可成也苟混混然而無所旌別則爲善者不知
其可爲而自怠爲惡者不知其不可爲而日肆

矣此康王命畢公以保釐東郊而必告之以旌
別淑慝也然其旌之也則表厥宅里使過其居
者曰此善人之居君上所以彰而表之也如此
吾何可不爲善乎其別之也則殊其井疆使經
其所者曰此惡人之居君上所以瘳而異之也
如此吾何可爲不善乎遠近之人聞其風而興
起目其事而警戒不徒行於一時而其風聲流
傳且至千百世焉大抵人君治民之道非一端
而其大要歸於使民爲善而不爲惡著之訓戒
者感之以言樹之風聲者示之以形感之以言

言則有時而已示之以形形則終古常存欲其
每視于日常儆于心無時而或已也感化轉移
之機括此其一乎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
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
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
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孔穎達曰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

以絀退惡人

陳澔曰命鄉簡不帥教以下言簡不肖以絀惡之事鄉畿內六鄉也庠則鄉之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鄉大夫元日所擇之善日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之禮射以中爲上故曰上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止齒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而又左右對移以易其藏脩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四郊在鄉界之外遠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

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可以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

臣按古者先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而使之咸趨於善而不爲惡則必有崇尚簡別之法焉蓋天生人不人人善亦不人人惡上之人有以表別之則善者益進於善而惡者皆舍其惡而歸於善普天之下人皆善而無惡則人無不成之才世無不美之俗而天下平矣此王制司徒之官所以上賢而簡不肖也然其所謂賢不肖者乃學校所養之士蓋以輿地之大生齒之衆

無由人人以表別之也於是擇其年少而質美者以漸而進之於學及其壯而成矣則於其中賢而有德者上而崇之以爲秀士俊士焉由是而進之天子之廷不肖而惡者簡而絀之以移之左移之右焉由是而屏之郊遂之外則吾之所用者既得以爲致治之具而吾之所棄者又因之以爲董戒之方如此則既在於學者知所戒懼而未入於學者知所感發而國家得人之用無窮矣我

朝於凡學校生員登筮者卽進之于上而有司

爲表其門其屢試無成者卽黜退爲民或充吏是亦治古之遺意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

明也善癉病也惡以示民厚則民

情不貳

陳祥道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於惡則惡者其僞也有國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所習然後爲惡故爲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爲爲惡則癉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歸厚矣

臣按章善癉惡之言出於畢命善善而章之則

表厥宅里惡惡而病之則殊厥井疆先儒謂善
居其厚惡居其薄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
民一歸於義理民情所以不貳也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
民不惑矣

馬晞孟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
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
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
之行有所不敢爲故民不惑矣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婦則旌表其門而爲盜

竊屢犯不悛者則異其門而以爲警是亦得古
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漢明帝永平三年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
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幘帷使百姓見其容
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於郭賀賜之以所不當得之章服
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之人見而聞之寧不
惕然而悚忻然而慕乎

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防遠嫌疑子又夭歿桓氏慮
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

門閭號曰行義桓發

臣按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發見於史傳者此其始也載之以見帝王旌表節婦之實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柔順然立節行義必在於貞烈焉柔順仁也貞烈義也於夫衆人委順之中而有特然卓立之行旌而表之使天下之爲人女爲人婦爲人母者咸知違理之可羞而一惟禮義之是慕二南之化可復也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以奉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嘆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隋文帝有璽書褒之也傳有之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行之一身則一身正行之一家則一家正行之一郡則一郡理行之四海則四海翕然歸化是豈無故而然哉蓋父子既定則長幼有序族屬以和家齊而國治自然之理也先王有見於此雖匹夫匹婦以孝名

通朝廷者皆旌表門閭復賦稅俾州縣以時存
問蓋欲砥礪斯世斯民使之厚人倫移風俗以
成治化之美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
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
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
鄉木連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
感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競其先世仕唐有爲江州長史者益置田
爲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儀
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爲立義門宋初免其徭役太宗
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真宗時官其主家
者爲州助教

臣按天下之大起於一家之積無一家之不理
然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焉易不云乎方以類
聚物以群分鳥獸必相與群於林藪魚鼈必相
與群於川澤惟能群然後可以生育物且然而
况於人乎人之生也有父子有兄弟有親屬有
姻婭必有恩以相親有禮以相接有誠以相孚

然後可以久處而至於遠且大也苟連肢體而分爾汝同井宅而割門戶相爭相奪甚而相鬪訟相戕賊不思吾有身體即吾祖考之遺體吾之兄弟即吾父之子也吾之伯叔即吾父之兄弟也吾之子亦且相與爲兄弟吾之兄弟即吾子之伯叔分而異之推而遠之雖若踈異然原其始初皆出於一人之所生其氣脉本相同也先王有見於斯於凡民之有孝義累世不分居者必旌表焉雖曰爲厚人倫移風俗之計而實以隆吾致太平之基也我

聖祖承元人禮廢法弛之餘尤疾兼并之俗豪家鉅族往往以失道踰制獲戾獨於浦江鄭氏加以恩數或有誣讎之者輒赦不問既旌其門又屢擢其子弟爲顯官每指以風切當世登極之初卽制令云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覆轉達上司旌表門閭

列聖相承率循舊章凡下詔天下輒載其事以申飭有司又於律文凡盜賊刺字者收充警迹是亦先王旌淑別慝之良法深意也

以上嚴旌別以示勸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專惠善也耻名

之浮於行也

鄭玄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

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為

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

善為謚耳

陳澔曰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

方慤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夫謚以誅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一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皆一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臣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是謚三代以來已有之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謚則節其

一德以爲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鄭樵曰古無謚謚起於周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蓋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爲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

周諡曰古者生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陳澔曰死而有謚今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

乃爲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呂大臨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
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
陳澔曰文王雖爲西伯不爲古公王季作謚周公
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大王王季以謚也

臣按元世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謚是
雖夷狄之君不知禮亦一時臣僚不學之過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孔穎達曰言謚就君請謚也謚以表德必由尊者
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公叔文子之
子戌請於君所以易其父之名者也類者言此類
聘問之禮而行也

臣按先儒言謚曰類當爲誅謂誅而謚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
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
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
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亦文乎故謂夫子

貞惠文子

陳澔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謂之謚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爲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臣按自古謚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以屬有司我

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自上賜云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朱熹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耻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謚爲文以此而巳

蘇軾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臣按謚法所謂文者非一有所謂經天緯地者

道德博聞者勤學好問者慈惠愛民者愍民接禮者錫民爵位者孔文子之得爲文以勤學好問爲謚公叔文子之得爲文以錫民爵位爲謚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朱熹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臣按文子卒其子請謚衛君謚以貞惠文子見於禮記檀弓其所以得文者以其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得爲文初不以

薦臣同升而得此謚也夫子因其有知人忘已事君之美而稱之謂其所以得文之謚不但若其君之所稱而已而此一事亦合謚法所謂錫民爵位者焉無愧於文之謚矣

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朱熹曰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尹焞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

赧爲謚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胡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不合天下之公則爲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於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

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不忍爲也

臣按謚法捐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二君

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

而加之於君父豈春秋爲尊者親者諱之謂哉

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誅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

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

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秦

人以為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

易名名尚不敢稱况可加之以惡乎失古意矣

程頤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

臣按古先哲王所以勵世以爲勸懲者非徒有一時之賞罰而又有百世之榮辱焉百世之榮辱謚是也合其一生之美加以一字之褒使後

世之人不必考其履歷究其始末一聞其謚卽知其人其所以勸化人心使之爲善以持已盡忠以事君其激發之機轉移之妙一何至哉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臣按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與之書有

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法而釋以已說而各為之法也其說不一有一謚而取義數端臣愚以為古今異宜請自今節惠定謚者本於古法而參酌以今世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孫為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

禮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臣按充姦回弒逆謚之以荒固為幸矣而武帝曲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謚遂以充為善人賈模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明帝贈譙王丞戴淵周顛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下壺議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為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

臣按周札始雖延寇終則死職其為贈典在於

可否之間雖以明帝寇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
一世之贈典而群臣猶且執議如此後世則顧
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
有贈謚不足以爲勸沮

北魏鄭羲爲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秘書
監及卒尚書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羲雖
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
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改謚文靈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
於夷貊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
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疇議以爲謚者
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
不然義不可奪

臣按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
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然此猶
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嬖后殺忠良
之罪謚之以繆猶爲幸矣當時戴至德謂王福
疇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爲繆對曰昔
何曾旣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
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

謚之曰繆不負許氏矣當咸亨中昏主臨朝而
臣下猶斤斤執法持論如此雖其任遇之臣略
不肯少有假借其謚雖終於改易然載其事於
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謹哉
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爲載
薦太常謚不當梁肅議曰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
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
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民接禮曰文
不耻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旣
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併責於一名哉若其義果

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獻
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
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
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
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
先王制謚之方也且人無全才能不必備魏徵直言
正色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蘇環封詔沮邪其志明
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肯掩
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此魏蘇二公所以爲文貞
也謹上叅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故相呂諲卒獨孤及議諡曰肅嚴郢駁諡加以忠肅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諡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審俞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諡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

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遺其恠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疊爲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諡成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

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
故將郭知運卒已五十年其子英又請謚太常謚曰
威左司員外郎崔履駁以知運卒時賜贈已加今已
踰時不宜謚獨孤及重議曰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
寵謚者不刊之令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
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時吐蕃以舉國之師入
五原塞知運討平之以張王室今朝廷方將命將帥
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
而廢大典况夫謚法者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
一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觀惡謚而懼不待
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
非爲歿者之子孫以爲褒榮寵贈之具

臣按說者謂春秋以一字爲褒貶一字之褒榮
於黜衮一字之貶嚴如斧鉞臣於贈謚之典亦
云蓋爵祿所以榮生者使之興起以建立事功
至於贈謚非但以榮死者亦所以激生者焉世
之掌斯權者乃懷生前忌克之私當予而不予
徇死者子孫之請不當予而予其得罪於名教
也大矣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謚文正司馬

光言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槩以公議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群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謚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爲法光又言竦得此謚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况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世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余以一世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

臣按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文正卽唐之文貞宋人避諱易貞爲正蓋謚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以此謚光上疏以爲竦不足以當此謚因改謚文莊詩所謂好是正直光蓋有之仁宗其書所謂從諫弗拂者歟其後光薨卒得是謚其真無忝矣乎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謚議曰皇祐

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
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議典以承答天問而治喪
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
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有非禮之舉此不忠之
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儀
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柱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
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
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
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
無迷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去謚曰榮靈

臣按韓維上陳執中謚議而責以居大臣不能
正典禮之失以爲其不忠之罪而謚以榮靈嗚
呼使此議行則凡爲臣子者生前所爲雖或僥
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歿之後公議凜然終不
可掩人生不滿百寵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十
年耳而不美之謚播於人口錄之史冊殆至千
萬年而無窮是則謚法之行其爲世教之助蓋
亦非淺淺也世主往往暱於所好而自敗其彝
典何不思之深哉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脩卒尚書省移太常請

謚李清臣爲謚議曰公爲聖宋賢臣一世學者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尚根本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真可謂文矣考按謚法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兼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忠

寧宗慶元六年京鏜卒賜謚文穆旣而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言者以爲楊億巨儒旣謚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以一字猶且不可况二字俱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謚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謚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臣按先正有言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

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其爲害可勝道哉臣惟生者之禍福出於一時之蒙蔽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苟免然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蓋棺事則定矣然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爲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爲謚法以爲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謚惡者予之以惡謚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僻臣乃以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

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自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違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 恩賜然 臣竊以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 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爲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託其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爲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以上舉贈謚以勸忠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

書禹貢曰冀州

蔡沈曰冀州帝都之地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臣按朱熹語錄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

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
入于海前向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山來至中為高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
于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
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過
於冀州可知矣虞夏之時天下分為九州冀州
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
中四分之一舜分冀為幽并營幽與并營皆冀
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風水之說起
於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

中三面距河處是為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
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為幽州太行自西來演
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
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
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重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
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
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
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
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况居直北之地
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

秦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爲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於此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茲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爲宋宋都于汴前乎宋而爲唐

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其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雜氣不足以當中國帝王之統惟我朝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以北面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

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則在乎南
焉今日

京師居乎良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
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
之尊嚮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
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
無不在於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天時
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

今日者也况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桂
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

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

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音耐辛苦本兵矢他不能

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

兵嘗當天下則其兵馬之彊在昔則然矣且其

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黃腫瑯琊負海之粟

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唐杜甫謂

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

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

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

是蓋天生鉅海以爲

國家輝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
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及可知已噫兵食俱足
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威
文明之化背幽以建武而禦乎戎夷則有以張
震疊之威臣故曰自古建都之地得天時下
得地利中得人心皆莫有如此

今日者此也雖然居之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
全盛者不可不為衰微之慮詩不云乎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
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上不足以當

天心下不足以乘地氣無足道者其人雖不足
道而其事勢則有可以為鑒戒者焉金人之禍
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
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
選將帥強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
興窺伺之心鑒元人之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
省刑罰薄稅歛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
之念如此則

國家如泰山之安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召誥惟二月既望十六日也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編

則至于豐豐鎬至洛邑俱三百里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古語二月惟丙午朏月生也三日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

乃以庶殷殷之衆庶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經營之位越三

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書役命庶殷

侯甸男邦伯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

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

周公行相視洛邑召公于豐迺遷而來也卜宅者

用龜卜擇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

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

之位成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大牢禮也皆告以營洛

之事春秋傳曰士彌牟晉大夫名營成周計丈數揣度

日高低度厚薄仞日深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

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乾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

意又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

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山名北望嶽鄙太行山下顧瞻

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
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
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
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及復乎
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
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
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洛誥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載始生鬼十六日也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
百工百官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

本洛誥文在康誥

呂祖謙曰斧斤版築之事亦其勞矣而民大和會
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如逆復子明辟辟君也

予惟乙卯即召誥之乙卯朝至于洛師猶言京師我卜河朔黎水

河北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食其墨也我又

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使來以圖地及獻卜兆辭

也

蔡沈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拜手稽首者
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

公得卜復命于王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

陳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天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中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宗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

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臣按此古人都汭之始而並建兩京者亦始於是焉夫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卽有宅洛之舉亦猶我

太祖建都于吳而

太宗繼之而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

不甚遠也惟我

朝則以南北為稱蓋跨江南北而各為一大都會也仰惟我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業作邑

徙都也

于豐

即崇國地在今鄭縣

文王

君也

哉其七章曰

考

稽也

維王宅

居也

是鎬京

在豐水東

維龜正

也

之武王成

之

居也

武王

烝哉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朱熹曰天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

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

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

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又曰武王之遷鎬

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

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

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周家自后稷居郃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營鎬邑至于伐崇又作豐邑居之武王又於豐旁近地二十五里制為鎬京蓋其所以遷者以勢益大人益衆不足以容之故也蓋當疆盛之時而為遷都之舉非若後世衰微而後遷也是故自郃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又宅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于平王而東遷則淪于衰微矣竊嘗論之遷都之舉惟可於方盛之時

至于衰微而遷者未有能復興者也觀諸東周東晉南宋可見矣惟光武遷洛則是中興非衰微也

商頌玄鳥之篇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居肇開域彼

四海

朱熹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嚴粲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臣按先儒謂王畿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皆千里

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皆聲明文物之所萃衣冠
禮樂之所會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
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
其市咸得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
於至善乎故曾子傳大學首引此詩語以釋在
止於至善之義有由然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

整敕貌

四方之極

表赫赫顯盛

厥聲濯濯

光明

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朱熹曰商邑王都也言高宗中興之盛

輔廣曰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

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
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
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臣按京都為四方之極亦猶紫宮為周天之極
也有京師以為四方之極有帝王以建惟皇之
極則其為所以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者有以聳
萬國之觀瞻為萬民之儀表傳之於千萬世而
無窮矣

以上都邑之建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六

備規制

都邑之建下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鄭玄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營邑於土中是為洛邑

吳澂曰周公居攝營邑於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洛邑治天下而立國都焉辨別也別東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體猶分也經猶畫也體

國者分營其國之宮城門涂猶人身之有四體經野者畫治其野之丘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也設官者謂設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職者謂分辨掌治掌教之職爲民極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

葉時曰周公所以爲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而君之爲君必有所止而宗法則於上而施政教於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內而環拱之如衆星之於北極焉君建皇極於上所以爲民極於下也所以爲民極者其本在於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所其所居止必於地大人衆之處四方道里適均之中而建其國都焉國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東西南北前後左右於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於此而定制也國焉而體之何者爲內朝何者爲外朝之類野焉而經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類所設之官自六

卿至于百執事所分之職自掌邦治至于掌邦
士凡若此者雖若以奉君實則爲民而爲之立
極也極者何先儒謂極猶北極之義標準之名
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極立於此是以
近而鄉遂遠而侯國又遠而荒服之外來朝覲
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受命有才能
者于焉而獻藝爲政教者于焉而質正有訟獄
者于焉而取決所以然者極建於此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
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鄭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

臣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洛邑在周時
爲中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於此宅中圖治
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禮者見其中於中國故
爲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之
說蓋盛稱華夏之地居地勢之中得天氣之正
時序正而寒暑不過甚風雨時而收穫有定期

非若偏方僻壤節候不正而時氣之大寒大暑
物生不常而收穫之或早或晚也中國皆然而
洛邑乃其要會焉故爲此說耳雖然自三代以
前則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
而東西蹙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
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
在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名文物
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

國都邑

鄭玄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一
尺其間則日有長短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
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度其地而土方
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蓋
大司徒掌建邦國乃國家之大事辨方正位體
國經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
中特其中之一事爾大司徒總其凡土方氏專
其事有事之時用其所職以輔相司徒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音置築以縣音眠以景爲規識日

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

南北之道為經九緯

東西之道為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

鄭玄曰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九軌積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槷眡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於是乎建王國也然其置槷必先水地以懸使所置之臬必平而直然後

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動則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勢繩垂之而墜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繩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臬也爾雅曰在地者謂之臬所謂槷則臬也於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懸正之以眡日景將以正四方也於晝漏半又參諸日中之景夜又攷之極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朝者義之所在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言後則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

所聚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蓋作而立之謂建言其始也周圍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謂之營言其終也所謂置槩者疏家謂以水平地於四角立四柱於四柱畔懸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而地乃平

白殆今世所謂水平也與

春秋桓公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臣按穀梁傳亦云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後世因以天子所都爲京師焉

周幽王爲犬戎所殺於涇定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謂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洛邑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頽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

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此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

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東遷之繆者也

臣按蘇軾謂遷都爲周人失計舉後世遷都數君皆不復振而有亡國之徵是固然矣然此蓋謂衰敗之餘者爾若夫國勢方興之日或依形勢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遠夷狄之害則不可專泥此說也

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有三川河東漢分

三川爲河南河內與河東號爲三河是三郡者
皆濱河之地故帝堯都平陽商都亳成王營洛
邑皆以河爲運道達于河即達于京師也後世
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雖不濱河
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無有不資于河
道者也我

朝都燕咫尺瀛海則所以通天下之食貨以足
國用者莫便於海焉蓋海道以天爲界地界已
盡而人之行者不止蓋天造地設以有待而爲
今日萬世無窮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傑十二萬戶於咸陽

臣按此後世起天下富民填實京師之始

漢初齊人婁敬過洛陽見漢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

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

周自后稷積德古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

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

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

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

唯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

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
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
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
鬪不搯其吭拊其背未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按秦之
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
成臯西有穀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
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
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穀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
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
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卽日西都關中

陸贄曰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
在焉秦用之以傾諸侯漢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
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內保一方當天下之
半可以養力俟時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
威昭德

呂祖謙曰婁敬建入關之策則是至言周公營洛
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

說而論周秦形勢初未嘗考也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東遷始以封秦爾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前言之東周以前全勝之周則識之者鮮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獨非山東人乎與項羽富貴不歸故鄉之見異矣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爲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直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

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爲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

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大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
今

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
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
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搯中國
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於北狄則又將
恐其反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
者當尤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
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
已哉

高祖八年徙齊魏大族豪傑於關中劉敬言匈奴河
北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

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關
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
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
以備胡有變帥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
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民家居於關中與利田宅凡
十餘萬口

臣按徙民以實京師必使其衣食用度無不如
意忘其家之徙也然後賴其用不然養生送死
有不贍方且憂思怨恨之無已日有逃亡而已
雖有之亦如無焉何名之為實哉必也寬之以

力役優之以恩澤凡有征歛科賦視諸民爲減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臣按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以爲朝會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漢高祖始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於長安光武中興始於此定都焉

諸葛亮至京口因觀稜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

地莫若金陵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

終於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於此蓋自開闢天地以來所未有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陝西安撫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閣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臣請陛下脩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脩固京

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脩築

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

臣按宋都於汴去邊地甚遠范仲淹當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極盛之時仲淹時守西邊乃建議脩築京城一時議者皆以爲失體臣竊以爲古之大臣憂國之心每先事而預爲之計惟恐一旦禍機之發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與契丹以白溝爲界相去二千里而爲國遠慮者猶建議速脩京城蓋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恐一旦無備而蹈後唐石晉之覆轍也矧今

京城與北虜爲鄰疾馳之騎不數日可抵其境
當國者烏可不懷仲淹之憂先天下而預憂之
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漢以來混一天下
者建都之地有四偏安於一隅及立國未
百年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
也曰洛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汴梁宋
盛時所都也曰幽燕

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
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
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無足論與夫鄴臺
金陵錢塘諸處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
非此四都比也夫華夏自唐虞之世爲九
州或爲十二州長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
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

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
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
陽蒲坂涿鹿去此僅餘百里而平陽蒲坂
去此僅千里蓋近境也是則秦漢以來得
國之正綿祚之遠皆莫有如我

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復黃帝堯
舜之故都於七八千年之後荷歟盛哉洪惟
國家得中國帝王之正統奄有黃帝以來
之境土承傳堯舜以來之位號况所以建
極以圖四方之治者又在黃帝堯舜之故
都則其所以繼志述事以上承

祖宗垂憲作則以貽厥孫謀者烏可但已哉
雖然黃帝堯舜固所當法女真韃靼尤所
當戒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頤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
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
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
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

大端也

吳澂曰不可升者無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爲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爲國者必明禮義立紀綱脩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踰越是所謂天險也必因形勝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

來往也有所拘繫是則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本於天一成於地所以設而爲之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順地之勢爲之城郭爲之溝池爲之關隘爲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䟽其所不通無其險也則於其平夷之地脩爲險固之備內焉而爲之垣墉外焉而爲之城池又遠焉而爲之藩籬有門以謹其出入有關以譏其往來是則所謂人險也夫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爲之關塞又有當然之人險以爲

之捍蔽則重關鉅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
貔貅萬旅虎豹九關

京師地大而人衆 宮闕邃密而深嚴望之真
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詩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
作詩以送之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
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
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

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韓奕之末章曰溥大彼韓城燕召公師也所完以先

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蠻夷國奄受

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城也實壑池也實畝實籍稅也獻其貔

皮赤豹黃羆

朱熹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
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
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
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脩
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呂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綠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臣按築城大役也本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須

朝廷命鄰邦合力爲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蓋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變非徒一國之事亦以其事體關係朝廷也

周禮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土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兵甲之屬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

其高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劉彝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爲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而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鄭玄曰固國所依阻者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而言

張栻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

險守國與弭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吉
凶與民同患其爲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
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
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
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職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盡
人力以固王畿於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
此也司險之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
澤之阻蓋因地勢以爲險阻於外者也易所謂
地險者此也夫人君爲治固當本乎內治之脩

而亦不可不爲外患之禦內焉者旣本城郭溝
池以爲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澤以爲險因其
自然之勢則易爲力豫爲未然之防則無外患
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險之設也雖然古人所
以守其國者則又不專在是故遠而 有關塞
則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
爲守國之人有六典爲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
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則又在乎德禮
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貨力為去聲已大人世父傳子及為世兄傳弟以為禮城城內

郭外溝池也以為固

孔穎達曰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

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四者皆出於人

力之所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

要者也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國曰程氏謂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

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

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

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

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

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

非人君之心也

吳澂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

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以用之於農以足食

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

農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

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

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
啖子曰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
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爲固則春
秋書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
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
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日至而
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
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

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
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爲之可也
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
之輕重見矣

臣按有國者城池之設固不可無然非爲民生
則不可輕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爲也况可非
其時乎是以善爲國者恒於無事之時而爲先
事之備籌之必於其早爲之必以其漸成之必
緩其期不至急遽倉卒苟且爲之此所以務不
妨農民不知勞而役不再舉也

莊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
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
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
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臣按因地險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國者
不可廢也但事勢有緩急農務有殷隙方事勢
稍緩農務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勢逼切
而不得已不可廢農時也

二十八年冬築郿

胡安國曰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
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
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
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謂春秋凡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
役之小者書之以築聖人於一邑之小者必謹
書之以見民力雖小不可輕用也以示後世之
爲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
無雖一夫一役決不可非時而輕費民力於無
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國曰楚丘衛邑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臣按諸侯不得專封封國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請于天子况遷國築城乎若非奉專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幾决於此緩則不及事决不可也

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傲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之設也人為之也自古所以為天下國家禍患者盜賊也夷狄也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禦夷狄城于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故胡氏所謂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恃城築以勞民者爾非通論天下之勢也蓋觀人家之備盜乎藩籬垣牆所以防外寇之攘奪者固在所急而緘滕高鏑所以防家人之竊剽者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寇盜曷異是哉

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漢樂今成固

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

臣按古者列國其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據之以爲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當以邊塞爲守固無俟於內地之險也然天造地設分疆畫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勢也亦理之當然也我

國家分天下爲兩畿十三藩於凡交界之處

祖宗各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也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城介河陝之間去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

京師

聖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

之命而與其下私營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堅冰至所宜深戒

十九年城西郭

左氏曰懼齊也

哀公四年城西郭

杜預曰魯西郭備晉也

臣按先儒謂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也夫郭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為懼齊後城杜氏以為備晉不知果一地歟而或異地也無所於考然以今地勢觀之則齊境

在魯之東晉境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為是焉說者多咎魯安於不競疲民以為城避難而城其國之郭則郭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雖然此以一事而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近者耳目所及且爾况於郊野之外封疆之遠乎信如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用力於藩垣而門扃四壁皆可以廢矣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蔣艾獵叔孫也城沂楚邑使封

人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

財用築用具平板在兩旁者榦兩頭立木稱量輕重畚盛土器築實土

器程土物取土用物議遠邇均其勞也略行基址城

具餼乾糧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預曰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興作脩築必先謀慮於其前其所謀慮之事分財用平板榦以下數事是也既謀慮矣即量其力而諏日以啓工至于某日當訖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踰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

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為敵國惟恐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為一家惟恐其無所捍蔽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

分也歟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勞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爲

相實何之規模

臣按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爲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於築城尤爲切要

五代周世宗顯德二年世宗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堊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臣按世宗此舉可爲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爲

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爲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爲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旣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旣弗及請速脩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

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脩京城恐虜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爲虜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當虜勢方張之時而脩京城似若示怯然脩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仲淹之議當於無事之時以漸而爲之隨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爲障蔽焉耳夫然則已旣得以爲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
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
患六曰脩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脩京城昔魏
文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
之術

臣按范仲淹建議脩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
余靖言於仁宗願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其意
蓋與呂夷簡同也其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
過河北城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
謂遠圖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七

阿波國文庫

